

读人记

古代篇

读人丛书

韩小蕙 主编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读人记

古代篇

韩小蕙 主编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读人记·古代篇/韩小蕙主编. - 北京:

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1.9

(读人丛书)

ISBN 7-5039-2104-8

I. 读… II. 韩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K8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3530 号

读人记·古代篇

主 编 韩小蕙

责任编辑 郑向前 蔡 震

封面设计 海 冰 黄开毅

版式设计 刘宝华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

网 址 <http://whysbook.yeah.net>

电子邮件 whyschs@126.com

电 话 (010)63457556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

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4.5

字 数 350 千字

书 号 ISBN 7-5039-2104-8/1·936

定 价 22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读人记·古代篇

读人记 · 古代篇

读人丛书

读人记·当代篇

读人记·古代篇

读人记·外国篇

责任编辑：郑向前

蔡 震

封面设计：海 冰

黄开毅

版式设计：刘宝华

目 录

第一辑

东来西往兮思张骞	黄宗江(2)
骄子赋	黄宗江(6)
——戏论三曹	
张骞:能受天磨真英雄	朱新夏(10)
询问司马迁	林 非(15)
刘备托孤赞	王春瑜(22)
猿啼鹤鸣一样亲	王春瑜(25)
“不得善终”论	毛志成(29)
——史海辨帆	
两个阴暗的物种	毛志成(37)
——宦官、外戚	
天意高难问	杨闻宇(46)
——庞统	
择生与择死	张曼菱(50)
——屈原与司马迁	
虞兮虞兮	匡文立(55)

千古老子	王英琦(61)
徐芾在日本	张 炜(74)
成功的罪孽	朱 鸿(89)

——公孙鞅

王昭君为什么嫁匈奴	朱 鸿(111)
周庄遇痴	迟子建(129)
男人孟轲	刘江滨(134)
为屈原辩诬	鄢烈山(137)
大禹的寂寞	何向阳(140)

第二辑

陆羽和《茶经》	艾 煊(146)
永生不死的皇帝	艾 煊(152)
朱皇帝的残忍	李国文(161)
李卓吾之死	李国文(171)
方孝孺之死	李国文(182)
秦桧的铁像和文征明的词	林 非(192)
读李贽	邵燕祥(197)
解读“世人皆欲杀”	郭启宏(201)
漫议林冲	杨闻宇(204)
东坡与刚峰	鲁枢元(207)
读古代中国人	赵 园(219)
西天无性别	匡文立(237)

——吴承恩

关于上官婉儿	赵 玫(247)
乾陵回望	王剑冰(259)
心中的图画	韩小蕙(262)
寂寞的徐霞客	张爱华(271)
苏东坡与蒲松龄	张 炜(277)

永恒的李后主	王 干(282)
大师的落魄	费振钟(286)
——董其昌	
江左风流	费振钟(299)
——宋懋澄、张幼予、范牧之	
微笑着面对	刘江滨(318)
——读苏东坡	

第三辑

头发战争	艾 煊(322)
诡诈作伪的是镜	来新夏(328)
封建末代的小知识分子沈复	乐黛云(332)
皇帝补裤子	刘心武(338)
尴尬辜鸿铭	鲁枢元(344)
当明月升起在东方山顶	马丽华(355)
——六世达赖仓央嘉措	
当春天的音讯即将抵达	马丽华(364)
——西藏奇僧更敦群培	
最后一个“王者师”	陈平原(371)
——康有为	
“当年游侠人”	陈平原(379)
——黄侃	
才子、名士与魁儒	夏晓虹(389)
——王韬	
傲骨原宜老布衣	夏晓虹(398)
——林纾	
忏悔的诗人	施 亮(405)
——吴梅村	
民国五疯子	伍立杨(419)



吹箫说剑 王开林(425)

——龚自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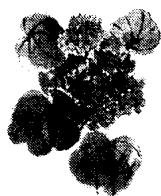
佯狂未必不丈夫 王开林(431)

——章太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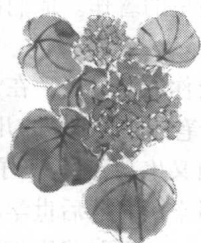
重逢蒲松龄 潘向黎(439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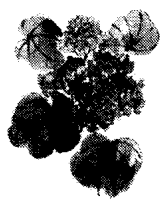
如汝须眉巾幗 何向阳(444)

——秋瑾



第一辑





东来西往兮思张骞

黄宗江

张骞啊！在儿时的课本里就读到了你，对两千多年前大汉帝国鼎盛时期卓绝的外交使节、探险家、地理学家，能不有所思？

及长，我读了一些学者的书，我翻阅了张星烺、向达、贺昌群、冯承钧（冯钦之父）……他们写的通西域，旧称东西方交通史的著作。他们都煊赫地提到了你，语焉不详。

语也难详。连最早提及你的司马迁，在《史记·大宛传》里也就那么几笔，却是何等的几笔！太史公用笔从来高度简练而又生动，只写下了“然张骞凿空——”数语。此“凿空”两字，后世学者又有各家解，甚至四声读音上亦有不同；我则直感到太史公的大白话就是说：“张骞在茫茫一片空白的大沙漠里凿开了一条路，”此即后世艳称的“丝绸之路”也。

说张骞是开创东西方往来的亘古的第一人，又有学者不以为然，或指出周穆王西行就见到了西王母。然而，那终属神话；当然，在远古人神是难分的，制造奇迹的人可称神。旷古以来各行业

的第一人，深究之，第一否？均难说，他总是前有古人，后有来者的。然而其必突出于前者中，以至来者中，乃可称“凿空”。太史公书写张骞这一笔横空出世，凿得奇美！

我幼时就做这凿空之梦了。少年时便想以写剧为我的终身职业，就想过写写张骞班超，乃翻阅上述学者之书。直到自己投笔从戎，才得西出阳关，乘春风度玉门，构想拟称《历史的激情》的电影长卷，但只写了一本不称意的《敦煌夜话》，停留纸上，亦将散佚。元明清杂剧均有写张骞的，亦均失传。如今可知的是他们均未写他乘骆驼马入沙漠，而是浮槎泛天河，槎者木筏子也。此槎当浮向西，所至却不是古波斯（今伊朗），而是在斗牛宫，遇见了织女。张某匪夷所思，有所婚外恋想。张骞在国际婚姻乃至天人恋幻上都是创纪录的。杜甫有感乃吟曰：“乘槎断消息，何处觅张骞？”

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三年八月吉日，应张骞国际学术研讨会之邀，得来张骞故里，汉中一郡的城固，幸甚。得与各方道友相聚一堂，幸甚。得与来自阿富汗、德意志、保加利亚、韩国的道友相聚，尤幸甚。大家一齐瞻拜了“汉博望侯张公骞墓”。面向墓前汉代石雕一对石虎，据称张骞辨识为织女的两块支机石，能不浮想有似泛槎历史的天河？

我早就留意，并在文章中引用过 19 世纪英国诗人吉卜林（Kipling）的四句诗，或曰一句诗，曾译之亦为四合一句如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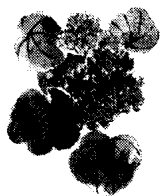
东就是东，
西就是西，
孪生一对，
终难相遇。

此诗我会其意，却难同其意。吉卜林生长并服役于大英帝国斯时的殖民地印度，他的西方观与东方观，西方人与东方人的遭遇，是话不投机，或曰话必触机、乃至杀机的，是终难相遇的。

我反其意用之，只改一字：



东就是东，
西就是西，
孪生一对，
终必相遇。



改终难为终必，这是我有所思、有所信、有所仰的。

宜录其原文英文：Oh, East is East,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.我亦只易其一字，改 Never 为 Forever，虽未尽其意，然尚合我意、我心，我所信而仰之的。

这世纪的学者们、武士们，曾或扬或抑东方之西化，或西方之东化。其化是必然的，然称全盘、绝对者必得其反，矫枉过正而失手失足，反而难化了。我是相信文化的相化，乃至相融的；但这促化的“丝绸之路”，因为它是历史之路，又必是悠悠的、遥遥的、迢迢的……

今日之东西方来宾们聚集于张骞故里是乘火车，汽车，飞机而来的。而张骞昔日从汉中沿汉公路进入大漠，是乘马乎？乘驼乎？他返汉时是否就骑乘着被汉天子誉为天马的大宛马？汉武帝甚至兴起高歌：“天马来兮从西极……”君见否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，它奔驰得是多么奔驰！似为今日流行的奔驰汽车所不及。我想象中的张骞便骑着那样的马，奔驰，奔驰，凿空，凿空！

感谢城固的父老乡亲！我此来张骞故里，是圆梦，圆自己儿时的梦，也可说是人类童年的梦。张骞如非古人，我会想他的名字这“骞”字怎么起的这样符合人物命运——足下生云，就如那奔驰荒漠的古汉铜马。是他英明的爹妈给他起的吗？还是

他参加“革命”后自己改的呢？（据大学者郭沫若氏考，革命二字周朝已有。）容我在革命中，在东来西往的大革命中，大改革大开放中，再念、再梦、再见张骞！





骄子赋

——戏论三曹

黄宗江

岁暮，观人艺《天之骄子》，有冬天里的春天感，感人世之严寒，亦感其温馨。虽天骄或不肖俱去，或梁或柱或瓦砾俱去；人生苦短，仍值一活，一搏。

幼时读书观剧，略知操有二子，曹丕、曹植。丕逼弟七步成诗，成燃萁煮豆，同根相煎名篇。丕终成帝业，植则以诗传世，《洛神》一赋，尤垂千古。我的同情，读者观众的同情，终属曹植，属弱者，属诗人，属情种焉。剧作诗人郭启宏，导演诗人苏民，对三曹重做阐述，旧中出新，新不离谱。谱者人性之善恶，性格之差异，相通又相异。父子君臣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你仍是你，我仍是我。

曹操其人，虽逾千载，仍常为后人念叨为一代英雄，或一代奸雄，且常有人为其是英雄还是奸雄辨而且辩，其实何必！古今中外均有既大英且大奸之雄，纵横一世，自有其大善大恶大仁大杀，也有大柔情，大寂寞……然终未能改变其覆手风云的

本质。曹操无疑是个一切以个人为中心的大野心家，他自己一语道破：“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不可天下人负我。”剧中又有“可我并未做到”之语，当亦属实。曹操有时候还是很有情义的，有诗为证：“心含旧恩”，并存“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”之念。然而谁又能对他的杀人不眨眼熟视无睹。他虽也心疼曹植之才、曹植之仁，但仍一狠心，传位给比自己还狠的能为人君的曹丕。

此一曹操是可信的，然又绝不是惟一的。顾威的曹操是可以和郝、侯、袁、尚、刁光覃、鲍国安的曹操媲美的，也可称“活曹操”了。此一“活”字可释为艺术真实，乃至历史真实，然而哪一位更接近生活真实里的活曹操，只有天知道了。

曹操选曹丕接班是选对了，他比老爷子还会杀人——见血的与不见血的。儿子逼了汉天子，居然叫禅让。好一个“禅”，非篡而胜于篡。真是妙极了。旧戏中有《白逼宫》、《红逼宫》，惜未见曹丕逼宫。我建议，曹丕称帝这一笔还要描一描，在什么场合可以让曹丕说出自豪的内心独白：“您没敢干的，我干了，还是合法的！”此合法亦古今相通，今有杀人者，每自辩我不知法，真不成话！至于老曹与大曹都是很知法的，且为立法者，也更会合法地杀人。满篇杀机中忽闪出一丝儿兄弟柔情，更妙笔也。谭宗尧演得入木三分。曹丕无脸谱，我如见其脸谱，比他老爷子的还白，且透红。

作者尽管是写了老曹与大曹复杂中的单纯，却更加渲染了难测难绘的复杂，非古脸谱所能表达。对这种深刻的心理描绘，有人喜欢说这就是翻案文章，非也，非仅为翻案，实乃深化了此案，且可为千古大英雄并奸雄同案者佐证。翻案文章云云是大可玩味的。我想打岔说：魏明伦可以说是为潘金莲翻了案；可我也敢说：魏某是并不爱潘某的。我更敢说《天骄》作者虽写了曹植的缺点、弱点，乃至他的邪念、野心；然而归根结底作者还是深爱曹植的。用“文革”讨伐语：郭某和曹某是“一丘之貉”，“兔死狐悲”，是“同案犯”，否则他写不了曹植，也写不出这样一部《天之骄子》。

他写曹植的复杂，是为了更真实地突出曹植的单纯。在这充满了杀机的世界，居然还有这么天真的人。浊浊此世，仍有人苦心做诗人，



乃有《登台赋》、《洛神赋》等不朽诗作传世。濮存昕擅演诗人情种，畅矣哉，是梁，是柱，非柴也。

作者是公正的。对三曹在人格上各自的优点、缺点、优缺互存点，均做了既无情更有情的揭露。有几种公正——法庭的、阴曹的、历史的、道德的，这种种均不如诗的公正来得公正。

归根结底，爱情也是最公正的。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，我想改“难”字为“仍”字，或更符合生活实际。众所周知，曹植与其嫂甄氏有默默之恋，伊人逝后子建乃有遇神女于洛川之赋。剧中曹操赏了曹植一个宫人为妾，唤作阿鸾，面貌与甄氏酷似，作者甚至指定了由同一演员扮演。阿鸾此一人物当系作者杜撰，也就是瞎编的。编得真叫好！甄与鸾对曹植之爱，一个是只能脉脉幽幽的，一个则是赤赤裸裸、脱衣解带的。这样的一分为二，合二为一，大妙。但仍感到不足，大不足。我甚至想帮作者再瞎编一番，那个阿鸾索性就是甄氏的妹妹，如何？她自幼随姐姐进宫，早就替姐姐爱着这宫中惟一可爱的男子曹子建，甚至时有妒意。女性排他性的嫉妒如能升华，每达更深更高更洁的爱情境界。后大小甄均遭曹丕所杀，白绫赐死。这一幅长长的光亮如水的白绫啊，是多少旷世丽人的结束啊！于是，我对此剧的结尾仍嫌不足，仍需浓墨重涂。浩渺川上，子建的诗魂与大小甄同时出现，可是一女，也可是三女，俱梳灵蛇髻，恍惚于洛川之上，那一永世扼杀非凡女子的如云似水的白绫，能舞出多少悲欢，多少绮情……

怅旧我其将逝兮，

